

除了美女与花 还有民族史诗

捷克画家慕夏经典作品回顾展今天开幕

捷克国宝级艺术大师阿尔丰斯·慕夏是一位既广为人知又神秘的艺术大师。看过他的作品的人一定会记得那些曲线流畅、秀发飘逸、置身花草中的甜美优雅的青春女性形象。

今天，这位逝世 80 周年的艺术家经典作品回顾展在明珠美术馆开幕。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并没有局限于慕夏广为人知、启迪了后代无数插画师的那些画作、首饰、海报，而是将他与更高等同辈艺术家的许多交往影像照片一起呈现，并将慕夏晚年回到布拉格定居之后所画的斯拉夫民族史诗级油画作品也重点展出，逾 200 件作品，类型丰富，十分难得，让人了解了一个如此流行的艺术家背后更丰富立体的人生。这次与慕夏基金会合作的展览，是中国与捷克建交 70 周年重点文化交流活动之一，也是国内最大规模的慕夏回顾展。

慕夏出生于捷克，被誉为 19 世纪“新艺术运动”的领军人物，命运的垂青从他 34 岁那年开始。1887 年，慕夏抵达巴黎，机会在他陷入最低谷的时候降临，当时剧院的著名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正在征集新戏《吉思梦姐》的海报画。铁史里写道，慕夏穿着租来的体面服装去观看了女演员的戏剧，然后投入地画了海报的草图。这张海报几乎在海报史上掀起了一场革命，修长的画幅，粉嫩的色彩，在静止中流露出的高贵与庄严，效果十分惊人。“她衣着的每一次摆动，都深受她的精神需求的控制调节。”慕夏这样描写。莎拉·伯恩哈特被打动了，马上下了订单。海报在巴黎各处张贴，人人都在赞美那海报的华丽，慕夏从此一夜成名。据说当时还有人贿赂剧院的海报张贴工人，请他在夜里偷偷用刀割下海报珍藏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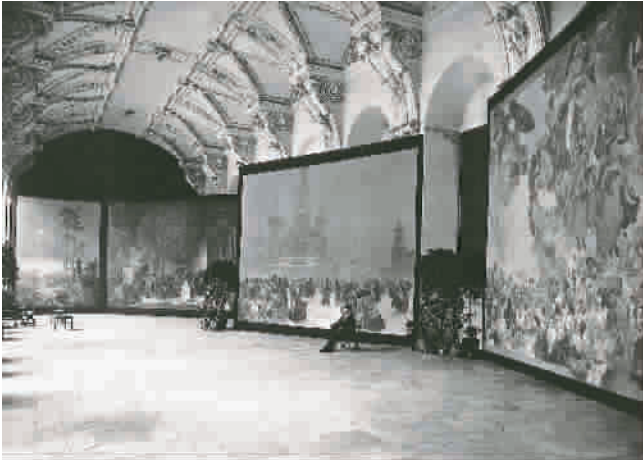
在此期间，他在当时巴黎著名的夏洛特夫人的客厅里结识了画家保罗·高更、作曲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等同辈艺术家，他们互相影响，都经历着职业生涯的关键时期。

慕夏的作品波西米亚风格十分显著，画中流水曲线的花束、发饰、衣裳纹样，当时都成为巴黎观众竞相模仿的对象。

“艺术就是为了颂扬美。”慕夏所代表的“新艺术运动”把这句话充分发挥，他也成为了其中的赢家。改变招贴画潮流的“慕夏风格”令慕夏享誉世界，但这些却无法弥补他内心的乡愁，于是带着对故乡的爱，他从美国回到布拉格，用 16 年时间，抒写出一部宏大的斯拉夫民族史诗，表达了他对祖国最真挚的感情。慕夏在其生前未出版的手稿中写道：“艺术的使命是表达与各民族灵魂之美相契合的审美价值。艺术家的使命则是教会人们热爱这种美。”



■ 慕夏在创作“斯拉夫史诗”系列画作（1924 年原版照片翻印）



■ 慕夏与展出的“斯拉夫史诗”系列（1919 年原玻璃板底片翻印）



■ 《吉思梦姐》海报



■ 《返思》1897 年彩色石版画



■ 四季组图中的《夏》

主办方供图

艺术家为了绘画更接近现实，常常需要雇用模特摆造型，这些模特的工作照片也在展览中展出。慕夏画青春女孩时，年轻而美好的姑娘们身着各种波西米亚服装戴着头饰在他的画室里；当画“斯拉夫史诗”时，模特们穿着借来的服装在画室里摆出各种战场上的造型。

1939 年，德军入侵捷克后逮捕的第一位

艺术家就是慕夏，他不幸在审讯中罹患肺炎，于同年 7 月去世。

“慕夏的多元创作既站在 19 世纪末的前沿，也缔造了今日的经典，他让艺术之美融入生活，并富含思想性。”策展人、明珠美术馆馆长李丹丹说。

展览将持续到 7 月 21 日。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我在现场

机器人在荣宅“当家作主”

“我曾为何物？”是“我是谁”这一哲学思考的新版本。来自伦敦的波兰艺术家 Macuga (马库加)脑洞大开地做了个假设——假设在未来，智能无比的机器人主宰了世界，它(也许是“他”)会收藏什么样的人类艺术呢？

近日，普拉达基金会腾空了上海陕西北路上的历史建筑荣宅，把这位完美的“人造人”看作这栋宅子的主人，让它的挑剔的眼光来甄选，所谓值得留存的、能够代表人类审美的“当代艺术”。在这个让人后背发凉的假设中，《我曾为何物？》是一次飞向未来的穿越之旅，这场展览有了一个好莱坞式的戏剧情境——发生在因技术过度发展而导致人类崩溃的“后人类世界”。

这位可能是腰缠万贯的人造人老爷，坐在荣宅宅邸的舞厅里，面对宾客投入地自言自语，展示着他的私人艺术收藏和物品。他留着意大利雕塑里的络腮大胡，赤裸着身子，关节处可以看到机械关节，背诵着从人类历史中众多开创性演讲中摘录的独白，声称自己是人类演讲的存储库，这位机器人说话的频率和手臂的活动同步，让演说似乎变得很有说服力。

在这个未来风格的场景中，人类视角已经不再重要，机器人成为荣宅的唯一居住者，亦是住宅中的独立存在。“我曾为何物？”这个关键而又戏剧化的哲学问题，来源于玛丽·雪莱 1818 年所著哥特式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科学怪人的独白，作为机器人演讲的结束语，亦呼应了马库加的霓虹作品和其新展览的主题。在戏剧化的情境设置中，机器人从这些艺术收藏里，体会着不知多少年前的“人类文明”，一窥人类的审美和艺术趣味，并重新定义“人类”这一定义，谁让

人类是他们的“祖先”呢？

在虚构的未来宇宙中，机器人占据了这座历史建筑的房间，26 件从普拉达藏品中精选的艺术作品依次罗列，包括 1958 年至 1993 年间数件意大利艺术的代表作品，来自德国零派、意大利抽象主义和一些实验性艺术家们的作品。

展示的作品里有阿尔贝托·布里创作的“裂纹”系列(见左上图)；卢西奥·方塔纳打破纸张和画布的表面，模糊三维二维界限的“切割”(见左下图)；华尔特·德·玛利亚和佛克斯两幅不同寻常的肖像画提醒人们关注身体及其缺失，而文森佐·阿内地的一幅画作则唤起一种“超越语言的语言”意识……

混合了视频音频的机器人雕塑目前还是个“傀儡”，不会甄选艺术品，挑选什么，肯定还是隐藏在幕后的策展人说了算。他从普拉达藏品中选取了 25 件精品，还把他自己近期的雕塑及拼贴作品加入其中。眼光好或者不好，都让担当展览主角的机器人“背锅”吧。

参观者出门后，对这个惊心动魄的假设津津乐道：“如果真让人工智能来挑选代表人类文明的艺术品，又有哪些‘人类艺术家’会被选中呢？”

这位“机器人”会在荣宅里“当家作主”到 2019 年 6 月 2 日。

本报记者 乐梦融